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二十六回 救難女送歸清淨庵 高國泰家貧投故舊

話說趙文會、蘇北山、濟公三人，在外間屋中坐定，見東裏間簾子一起，出來一位女子，長得是姿容秀美，大約在十八九歲，頭梳的盤龍髻，身穿的是素服。蘇北山一見，便知他是個良戶人家之女。一問女子的出身來歷，那女子現出一種愁容，就把賣身葬父，後為奸人拐賣，誤入煙花巷的事，由頭至尾細述了一遍。二位員外一聽，心中甚為悲慘，便問道：“春香姑娘，你可能吟詩？”尹春香說：“我粗通文理，略知一二。”趙員外說：“你既能如此，可以做兩首詩，如感懷絕句我看看。”趙員外方纔見那詩句，疑惑不是春香自己寫的，故此要當面試他的文理。那尹春香並不加思索，提筆就寫：

教坊脂粉喜鉛華，一片閒心對落花，舊曲聽來猶有恨，故國歸去  
卻無家。雲鬢半縮臨妝鏡，兩淚空流濕絳紗，安得江州白司馬，樽前重  
與訴琵琶。

寫完了，遞與蘇趙二人觀看，連濟公俱是讚美，可惜這樣的高才，這樣的人品，墜落在煙花院中，甚是可惜，甚是可嘆。正在嘆息之間，又見尹春香又做了一首七律詩，上寫的是：

骨肉傷殘事業荒，一身何忍人為娼，涕垂玉署辭官捨，步蹴金蓮  
入教坊。對鏡自憐傾國色，向人羞學倚門妝，春來雨露深如海，嫁得劉  
郎勝阮郎。  
濟公將詩看完，連聲說好。趙文會說：“來來，我作一首七絕。”鴛母取過文房四寶，趙文會不加思索，提筆一揮而就，上寫：

誤入勾欄喜氣生，幸逢春香在院中，果然芳容似西子，卿須憐我  
我憐卿。  
蘇北山也是信口做了一首絕句詩，上寫的是：

紅苞翠蔓冠時芳，天下風流盡春香，一月飽看三十日，花應笑我  
太輕狂。

濟公說：“我也有一首詩。”便說道：“今天至此甚開懷。”尹春香聽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修道的人，叫我作甚麼？”濟公說：“快解開香羅帶，贈與貧僧捆破鞋。”眾人聽了，連聲大笑。和尚說：“二位員外可以作一件功德事。”蘇北山問：“尹春香，你願意把婆家，還是怎麼樣？”尹春香說：“但能有好善之人，救我出這火坑，我情願出家作一小尼，我尹氏之門三代感恩不淺。”蘇員外問：“鴛兒，要多少身價？”鴛兒說：“我花費了三百五十兩之多，還不算他在我家來這兩月日用吃穿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好辦。”趙文會說：“蘇兄，這件事你給我作吧。我花五百兩，把他救出，送在城隍山上清貞老尼姑那清淨庵中，叫他照應也好。”吩咐家人立刻取了五百兩銀交與鴛兒，叫家人僱轎，把春香送往尼庵。春香一聽，連忙給三位叩頭，求三人親自護送。濟公說：“很好，我三人先走，前頭在那裏等你。”家人趙明等候跟轎。濟公三人出了勾欄院，一直奔城隍山而來。和尚信口說道：“行善之人有善緣，作惡之人天不容，貧僧前來度愚蒙，祇怕另人不慳吝。”

羅漢正往前走，祇聽上面有人喊叫說：“濟公，你老人家可來了！我連到靈隱寺去了三次，並未見著，今日你老人家可來了。”說著，跑到面前雙膝跪下，向上叩頭。濟公一看，是一個六十以外年紀老者，頭戴四楞巾，身披土色銅幣，腰間束絲條，白襪雲鞋，五官倒也純正。

書中交代：來者這個人是怎麼一段緣故呢，祇因城隍山有一位老尼姑，名叫清貞。他娘家有一位侄女，名叫陸素貞，配夫高國泰，原籍餘杭縣城裏南門內儒林街住家。那個高國泰本來家中甚有錢，後來他祇知道唸書，不懂的營運，家中過的一貧如洗，祇剩他夫妻二人。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足之地，日無隔宿之糧，柴無一把，米無一粒。陸氏娘子可就說：“你我夫妻莫非待守坐斃不成？常言說的好：人挪活，樹挪死。莫如你我投奔臨安城，我有一姑母在城隍山出家，你我投奔到那裏找個學館，一則也可度日，二來官人也可用功，待至大比之年，官人再求取功名。不知官人意下如何？”高國泰說：“你我二人也祇是可，走吧！也沒法可施。”夫妻二人纔變賣些破壞的傢伙，零星的物件，湊成了盤費。夫妻起身，那一日到了城隍山。老尼姑一見，心中甚悅，特給他打掃三間房子，叫他夫妻這裏居住。陸氏娘子幫助做些針線，高國泰在廟中發憤讀書。在此廟中，夫妻甚是平安。

過了有一個多月，這天合該有事，老尼姑有一個大徒弟，名叫慧性，看高國泰是玉堂人物，文質彬彬，滿腹經綸，文雅秀士，品貌端方，兩個人常時在一處高談雄辯。這位慧性乃是宦門之女，文理通達，高國泰也是對答如流。這一天屋中寂然無人，慧性就拈筆揮毫，做了一首七絕詩，呈與高國泰。高國泰接在手中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

身在白衣大士前，不求西度不求仙，但求一點楊枝水，灑在人間  
並蒂蓮。

高國泰一看，顏色改變，說：“少師父不必如是，人生世上，男女祇因片刻歡娛，壞一生名節，遺臭萬年，被人恥笑。況且這乃是佛門善地，豈可污穢？”慧性一聽此言，便面紅耳赤，竟自去了。

從此慧性再見高國泰自知羞恥，急忙奔避。國泰也知多不便之處，便求老師父：“在山下找兩間房子，我夫妻搬在山下居住，廟中多有不便。”老尼沒法，就在山下給找了三間屋子，單獨獨院，是周半城周員外的房子。周員外問老尼：“甚麼人住？”老尼說：“是我一個親戚，由餘杭縣來，在廟中居住，是我內侄女，就是他夫妻兩人。我這內侄婿姓高，名叫國泰。他是唸書的人，他因住在廟中多有不便，故此要找房住。”周半城說：“明天你把高國泰帶來我看看。”

老尼次日把國泰帶去見房東。周員外一看高國泰舉止端方，文雅雅雅，欲有心周他，初次相見，又恐高國泰不受，自己又覺鹵莽，暗中吩咐家人：“高國泰房錢如有拖欠，不許催討。”這是周員外一分惻隱之心。果是他夫妻搬下山來，國泰以賣卜為生，得一百吃一百，得二百吃二百，夫妻度日，甚為窘困。不知不覺，已是半年六個月的房錢，尚未交過。

這日，合該有事，收房租的家人告假，就托夥計代收房租。夥計不知細情，把房租折子一查。祇有高國泰欠房租六個月。他就想：“高國泰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頭頂著腳，踏著人家的產業，不給房租，我去找他去！”那家人到國泰門首叫門，裏面陸氏問道：“甚麼人叫門？”那家人說：“是周宅來取房租的。”陸氏說：“我家先生不在家，回來告訴他罷。”家人說：“人不在家，錢也不在家麼？六個月都不在家嗎？住人家的房子，你們頭頂著，腳踏著，不給錢，挨便挨過去就算完了。”陸氏說：“待我家先生回來，給送錢去罷。”家人說：“不用送，我們在口外頭修理房屋，把街門借與我們使罷。”家人就把街門扛走了。至晚，高國泰回來，一見街門沒有，便問陸氏。陸氏說：“房東來索房租，家人扛了去。”國泰一聽，氣沖牛斗：“好個大膽周半城！竟敢欺辱斯文！我要往錢塘縣把他去告狀！”陸氏說：“官人，我們沒錢，就是沒理。六個月的房租都未把還，要告人家，豈不於理不合？”夫妻二人正在商議，就見老尼姑清貞來了，見他夫妻正在焦煩。老尼一問，陸氏便把取房租扛門之故，說了一遍。老尼說：“先生不要在外面住了，仍是回我廟內去罷。在外面找錢甚難，先生指著算卦，如今天一天賣了三件假，三天賣不了一件真。先生口太直，不必在外面了。

’就叫陸氏收拾收拾，老尼代交房子，同他夫妻仍回城隍山。哪想到他夫妻到廟住兩天，那天一早，國泰不言而去，臨走給陸氏三張字柬。陸氏一看，嚇得魂飛魄散！

不知因何原故？且看下回再解。